

香港成長巴基斯坦人 隨時候命幫南亞家庭融入社會

訪談錄

葵涌住了不少巴基斯坦人，屏麗徑更被稱為「小巴基斯坦村」，有清真寺，也開設了清真雜貨店和餐廳，形成一個小社區；每當宗教儀式後，大量巴裔街坊在街中小公園聚集，用家鄉話閒聊，讓人恍如置身異地。為了打破社會隔膜，從小移居香港的巴基斯坦人 Minhas Rashad (阿文)，經常帶團到屏麗徑，用流利廣東話介紹社群文化。

阿文於非牟利機構工作，曾在這條街協助設立「共融館」，擔任館長連結不同族群。項目完結後，他專注幫助南亞家庭融入社會，有時忙到如24小時候命仍覺得值得。「希望能建立一個網絡，起碼他們有需要時，知道多走一步就能找到我們一起面對。」

撰文：張綺霞 ellacheung@hkej.com

說到南亞社區，多數香港人會想起尖沙咀的清真寺、重慶大廈等，其實葵涌也有不少巴基斯坦人聚居。阿文解釋：「尖沙咀那邊多廟佬佬，這邊比較地道。」

早期從南亞來港打工賺錢的大部分是男人，一起分租工作地點附近的舊樓。「葵青區有很多工廠，又有貨櫃碼頭，這邊舊樓比較多，租金便宜，部分人申請家人來港後搬入附近的公屋，慢慢聚集成小社區，因此這裏10分鐘腳程內有3間清真寺。」

帶導賞團

訪問中途祈禱時間結束，阿文忙碌起來，在清真寺門口向街坊派發小禮物，邀請他們參與社區活動，許多人拉着他傾談良久。

如今幫助街坊解決各種疑難的阿文，起初只是一名普通街坊，因開朗健談而被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少數族裔服務部招攬為導賞員，帶團介紹區內巴基斯坦人生活，特別是屏麗徑。「這條街匯聚不同南亞文化，可以成為了解我們的起點。」

單是雜貨店，已經包含許多有趣小知識。穆斯林對飲食有特定要求，屏麗徑雜貨店的清真貨品在區內最齊全，食材五顏六色；因為巴基斯坦人煮菜喜歡包含不同色彩，菜式常混加大量香料，就算煮菜心亦如是，更喜歡自己煮香料茶 (Masala tea)，每天喝幾杯，每個人有自己的獨特配方。他們喝茶常配特定小吃，介乎餅乾與蛋糕之間的dry cake最受歡迎，可沾茶湯享用。

雜貨店內還有一些巴基斯坦獨有護膚品，當地盛產玫瑰，日常生活中很多時會用到玫瑰花水，甚至拿來滴眼



▲阿文(箭嘴)擔當導賞員，帶本地華人走訪葵涌區內的南亞景點，認識在港少數族裔的生活文化。(受訪者圖片)

時。巴基斯坦小孩常塗有黑眼線，原來並非為裝扮，而是來自一種保護眼睛的黑色粉狀護膚品，有護眼和增長睫毛功效，但塗畫時很不舒服，阿文笑說孩童都很討厭它。

介紹完雜貨店，走進清真餐廳，阿文入廚房煮香料茶，慢慢道出這10年工作的苦樂。導賞團舉辦了幾年，相當受歡迎，他們申請市區更新基金，租下店舖開始「共融館」；除了導賞，還請巴基斯坦街坊教烏都語、舉辦文化工作坊等，希望打破社群隔膜，阿文從義工變成全職，擔任館長統籌活動。

有了這個公共空間，不同族裔街坊開始聚集，變得熟絡。「他們很多居住在劏房，家裏空間狹窄，館內正可讓婦女摘菜，讓小朋友做功課。」

從前屏麗徑街道狹窄，垃圾堆積如山，他們邀請街坊參與改造，增設帶少數族裔特色設計，變成可舒服休憩的公園。

資金用完後，共融館無力負擔實

體會址，但導賞團繼續辦。阿文偶爾帶團，其餘時間專注幫助區內少數族裔家庭融入社區。

曾住工廠

阿文在香港成長，深明少數族裔的困境。1981年來港，當時他只有10歲，住在筲箕灣。「叔叔被英國人請來香港做懲教署，爸爸見他搵到食，決定出來闖一闖，家中只有我一個兒子，因此申請我來幫忙賺錢養家，母親和妹妹留在鄉下。」

爸爸打兩份工，什麼都幹，白天當小販，晚上任保安，無暇照料兒子。阿文住在叔叔工作的工廠裏，白天在後樓梯做功課，等部分工人下班後煮飯和開床睡覺；第二天自己上學。他在指定學校讀書，沒中文課，廣東話是去維園踢足球跟其他小朋友學回來，粗口亦說得非常地道。

阿文15歲到工廠學師，做啤機工人，師父很照顧他，廣東話和技藝不斷進步，廠內常開收音機聽粵語節目，他了解到更多香港情況，並有獨特見解。

24歲回巴基斯坦結婚後，阿文申請太太來港，生了4個孩子。本以為學到一門手藝做到老，卻碰上工業式微，師父跟隨工廠北移，阿文選擇留在香港，做過保安員、修路工人、地盤工人和小販等，也曾搞餐廳。「有家庭負擔，工作選擇沒那麼多。除了香港的家，更要照顧巴基斯坦的媽媽和妹妹，日子辛苦還是得過，有宗教信仰，學會放輕鬆去看。」

阿文什麼也肯做，打電話應徵通常沒問題，可是面試時對方看到他的膚色，馬上用不同藉口拒絕，就算獲聘，做的工作比華裔工人辛苦，工資較低。遭到明顯歧視，他已習以為常。

成為社區工作者後，阿文覺得自



Minhas Rashad (阿文) 小檔案

出生地點：巴基斯坦
職銜：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少數族裔服務部高級項目幹事
家庭狀況：已婚，育有四子

▲葵涌屏麗徑帶有少數族裔特色的公共空間，自幼移居香港的巴基斯坦人 Minhas Rashad 有份參與改造。(張綺霞攝)



▲阿文(箭嘴)在現今的機構工作10年，得到長期服務獎。圖為一眾同事與他慶祝。(受訪者圖片)

己責任更大，因此嘗試幫助其他人爭取應有待遇。「現在土生土長的南亞年輕人愈來愈多，希望社會明白，我們不是外來者，是一家人，得到公平對待，才會相處和諧。社會鼓勵年輕一代努力爭取向上流動，然而缺乏中文能力加上備受歧視，他們再努力也枉然，有些人就此走向歪路，我想為此多做點事。」阿文說。

心酸故事

這些年來，他遇到不少心酸故事，曾有街坊打疫苗後當晚就腦中風，雖然僥倖挽回一命，可是全身癱瘓，只能張開眼不能說話，如今仍在療養院，孩子年幼，一家徬徨無助，幸好他們成功為其申請到緊急援助資金，解決燃眉之急。

阿文感慨地說：「這位父親非常勤

力，打兩份工，幾乎24小時在工作；我曾幫他解決過勞工問題，只是很簡單的事，他卻一直惦记，每星期的休息日，無論多忙都到共融館跟我握手問候。他要打疫苗時不懂登入系統，也是我們幫忙預約，知道他出事，我很傷心。」

阿文不時探望這位不幸同鄉，萬分唏噓：「他為香港和家庭貢獻了那麼多，接近收成時卻躺在牀上，讓我更覺得有些事能做的時候就去做，不要等。街坊找我們就盡力盡早幫忙。」

阿文期待自己可成為本地和南亞兩個社群的橋樑，打破隔膜，介紹港人認識南亞社群之餘，鼓勵同鄉多走出舒適圈，學習和適應這城市規則與文化。

他指出，雖然葵涌區巴籍居民數量多，但犯罪率一直很低，因為社群在這地區扎根久，街坊彼此認識，多年來宗教團體和非政府組織也做了許多工作，及早幫助有需要的人。阿文希望社會不要因為少數走歪路的南亞人而對整個社群有成見。「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希望他們可來這裏看看，認識每一個人。」

多走一步

搬進葵涌超過20年，阿文深得街坊信任，無論什麼事都找他幫忙，小至申請資助，大至家人遇到意外。他解釋，巴基斯坦人不太輕易講出家中困難，求助前總會先了解對方是個怎樣的人。「雖然街坊都來找我幫忙，其實大部分問題由專責同事處理，他們功勞比我大。」阿文說。

沒語言隔膜，街坊跟他分享問題時講得比較深入，容易得到更合適協助。「為他們找到對應的服務和資助，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半，只是很多時不懂求助，才讓問題一直隱藏在社會中。」有時對方只想找個人給點意見，或情緒出現困擾時；有人開導一下，阿文花不少時間傾談。「能幫我都盡量幫，一個人開口求助始終不容易。」

街坊都知道阿文的電話號碼，有緊急問題馬上打給他，他會放下手頭工作去處理，家人因此有微言。「例如清晨6點多被電話吵醒，求助人家家人急病入院，不懂溝通。太太和子女常投訴我太忙碌，例如我替街坊的孩子早早申請了書簿津貼，到接近限期前，才想起忘了替自己孩子申請。」他哈哈大笑說：「但這工作能幫到人，我覺得很有意義。」

每次看見一些與南亞家庭有關的悲劇新聞，他深感惋惜，更覺自己要多出點力。「希望能建立一個網絡，起碼街坊有需要時，知道多走一步就能找到我們一起面對。社會就是這樣運作，大家互相支持，今天你受助，明天你助人，香港都是如此走過來的。」



呼問話家常。



朋友來自五湖四海，阿文(左三)生日時得到很多祝福。(受訪者圖片)



雜貨店是認識南亞社區的起點，內裏每件貨品都有故事。(張綺霞攝)